

蘇聯兒童文學叢刊

# 藍 杯

著 爾 達 蓋  
譯 民 俚 李



啓明書局印行

蘇聯兒童文學叢刊

藍 杯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原	著	者	蓋	達	爾					
譯	述	者	李	佷	民					
出	版	者	小	主	人	出	版	社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

本書編號：275

# 藍 杯

蓋達爾著  
李俱民譯

那年我恰巧三十二歲，瑪柳霞是二十九歲，我們幼小的薇娜才六歲半。

我們假期剛逢盛夏。我們在遠離莫斯科的鄉下租了一所小屋，以便度過這最炎熱的一月。

薇娜與我本來商量一起去釣魚、游泳、到樹林裏去採摘蘑菇和野栗子。可是到那兒後的第一件事，却是整理和裝飾我們的環境，我們不但要去掃除院子，修理朽舊的籬笆，而且還要豎起木柱敲上釘子，拉起晒衣服的繩子。我們不久就厭倦了這些瑣碎的事。但是瑪柳霞還是不斷地想出新的花樣來，給她自己忙，而且也迫着我們一起忙。

直到第三天傍晚，我們才把一切弄舒齊了。可是我們三個剛想到

外面去散步時，却來了一個客人，他是瑪柳霞的朋友，北冰洋飛行員。

她們坐在後園的櫻桃樹下，談了很久很久。爲了解除我們的失望，薇娜與我就跑到院子裏的棚架下，在那兒削了一個木頭的風車。暮色朦朧時，瑪柳霞叫薇娜去吃牛奶，然後又叫她上床去睡覺。她自己呢却與那飛機師一起上車站去。

走了瑪柳霞使我感到很乏味。薇娜也不高興獨個兒睡在空房子裏。所以我們從碗櫥裏拿了一杯麵粉，用沸水調了些漿糊。

我們把彩色的紙條貼到風車上去，把它糊得光光的非常鮮豔奪目。然後從滿蒙着塵埃的閣樓，爬到屋頂上去。

從屋頂上，我們爬着的地方，可以看到鄰家的庭院。門廊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把熱汽騰騰的水壺，桌傍坐着屋主人——一個跛腳的老頭

兒。他在彈巴拉拉卡（註一）給圍在身傍的一大羣男女孩子們聽。

忽然，一個老太婆蹣跚地從陰暗的門裏冒了出來。她噓噓作聲趕走了孩子們，罵着老頭子。然後又拿起了一塊抹布，不斷地用它打着水壺，想叫壺裏的水沸騰得快些。

我們看了她那滑稽的動作不禁大笑起來。一陣陣微風吹來，我們想：它一定會吹動我們的風車，使它旋轉起來。假使周圍的孩子們看到這個，一定會紛紛跑到我們的屋邊來瞧風車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有玩耍的伙伴了。只要捱過今天，明天就可以想出新的玩意來啦。我們可以替那只住在潮溼的地窖附近的青蛙，掘一個很深的洞，或者就向瑪柳霞要些粗線去放風箏，放得它比堆乾草屋子的屋頂還要高。

或者明天一清早我們就把划艇扛出去。我可以划槳，瑪柳霞掌

舵，讓薇娜做船上的乘客。我們可以一直朝上游划去，直到那鄰居們說過的河邊有二棵空心樺樹的大樹林傍去。我們隔壁的一個女孩子曾在那空心的樺樹裏採到三只很好的香菇，但可惜都給蟲咬過了。

忽然，薇娜拉拉我的袖子。

「看，爸，」她輕聲說道。「那不是媽咪來了嗎！我們得留神，不然會捱罵呢。」

真的，瑪柳霞沿着籬笆傍的鋪道走來了。我們不提防她這樣快就會回來。

「快伏下來，」我對薇娜說：「也許她還沒有瞧見我們哩。」  
可是，瑪柳霞一抬頭就立刻瞧見了我們。她在下面喊道：

「你們這淘氣的一對，爬在屋頂上幹什麼呀！現在外面的空氣很潮溼；而且薇娜早該上床去睡覺了。一等我不在家，你們就做起淘氣

的事來！」

「瑪柳霞，」我答道：「我們沒有做什麼淘氣的事，我們在裝風車。請你讓我們在屋頂上再待一會兒好嗎——只要再敲三枚釘子就完啦。」

「明晨不能敲嗎？」瑪柳霞命令道：「立刻給我爬下來，不然我真的要發怒啦。」

薇娜與我相互瞧了瞧。我們知道事情是沒有辦法的，只好爬了下來。可是我們却覺得愉快的心情受了損害。

雖然瑪柳霞從車站裏帶來一只大蘋果送給了薇娜，又買來一包煙草給了我，我們還是覺得我們的感情受了很大的傷害。

帶着受傷的心情，我們睡了。



第二天早晨，新的不如意又加到我們頭上來了，我們剛醒過來，瑪柳霞就氣忿忿地走到床邊。

「快些招認，你們兩個做不出好事的淘氣的孩子！誰把我碗櫃裏的藍杯子敲碎了。」

這當然不是我。薇娜說她也沒有敲碎過它。我們相互瞧了一瞧。我們都想：這次瑪柳霞對我們真的太過分了。

但是瑪柳霞還不肯相信我們的話。

「杯子。」她說：「不是活的，它沒有生腳，決不會從櫃裏自己跳下來。何況昨天屋子裏除了你們二個，沒有別人。分明是你們敲破了，還不肯招認。虧你們不害羞，同志們！」

用過早餐。瑪柳霞忽然打扮得整整齊齊地到鎮上去了。薇娜與我垂頭喪氣地坐在屋裏。



外面正是划船的好天氣。

太陽在窗外窺視着我們。林蔭道上，小鳥兒跳着叫着。小雞在朽舊的籬笆下鑽來鑽去覓食。只有我們二個覺得垂頭喪氣。

「罷罷，」我叫道：「昨天我們被人家趕下屋頂來，幾天前我們找到的空煤油聽子被她奪了去；今天爲了一只舊的藍杯子，雖然我們根本沒有敲碎它，她却狠狠的罵了我們一頓。難道這算是愉快的暑期生活麼？」

「當然不是囉，」薇娜也忿忿不平地說道：「這是最悲慘的生活。」

「你想應該怎麼做，薇娜？穿上你那套粉紅色的衣服，把火爐後我底背包拿來！放進你的蘋菓和煙草，再放一包火柴，一把小刀，一大塊甜麵包，讓我們離開這兒！我們寧願去流浪，讓我們底兩腿任意

走去，帶我們到那兒就是那兒。」

薇娜默默地想了一會兒問道：

「你底兩腿會帶你上那兒呢？」

「我們的腿會帶我們一直到——你瞧，從窗中看出去，房東太太的母牛不是在那兒吃草嗎？就向那黃色的樹林走去。那林子後面是一個鴨子覓食的小池，小池後面是用水力轉動的磨坊。磨坊後面呢，是滿生着樺樹林的小邱，小邱後面是什麼呢？我可不知道啦。」

「好極了！」薇娜同意道：「讓我們拿了麵包蘋果與煙草。可是你還得拿一根又長又粗的棒；因為路上有一只惡狗，它叫做雷克斯，很兇很兇。鄰家的孩子們告訴我，它曾經把一個路人幾乎咬個半死哩。」

我們把所有需要的東西都放到背包裏。關閉了全部的五扇窗子，

把前後二道門也鎖上了。然後把鑰匙藏在門廊下。再會了，瑪柳霞，你高興說我們什麼都可以：但總之，我們沒有把你的藍杯子敲碎過。

剛到門外就碰上了榨牛奶的女人。

「你們要牛奶嗎？」她問道。

「不，嬌嬌，我們什麼也不要。」

「可是我的牛奶很新鮮，才榨的哩，我自己養的乳牛呀。」榨牛奶的女人不高興了。「當你回來時，才會懊悔也來不及的。」

她的牛奶在桶裏晃盪着發響。她慢慢走開去了，她怎麼會知道：我們要走得很遠很遠，而且也許永遠不回來了呢！但是，這是件祕密的事，這是誰也不會知道的。

一個曬得烏黑的小孩子，騎着自由車經過。接着又碰到一個胖

子，他披着短衫啣着煙斗走過去。他大概是到林子裏採磨菇去的。一個女孩子才從溪水裏洗浴回來。金黃色的頭髮還是溼漉漉的。可是我們沒有碰到一個熟人。

我們經過幾個菜園，到達林子裏長滿了毛茛的草地上。那兒，我們脫去了鞋子，光着腳循着那條溫暖的小路，通過草地向磨坊走去。

忽然，我們看到有人拚命向我們跑來。他彎着腰跑着，幾乎把身子摺成了二疊。一塊塊的泥土，不斷地從柳樹叢後面飛出來追着他們。我們覺得很奇怪。這算什麼意思呀？可是薇娜的眼睛很尖，她停下來說道：

『我知道逃跑過來的是誰，那是森加·葛里金。那個小孩子，就是住在門前種蕃茄的屋子底左手隔壁的，那塊種蕃茄的園地，常常有人家的豬闖進去的。』

森加跑近我們時，就停下來了。他拿起那只上市場去買物的布袋，揩他的眼淚。

「森加，爲什麼你要這樣沒命地跑着？爲什麼樹叢後面有泥塊飛出來打你？」我們問道。

森加回過頭來說道：

「祖母叫我到集體農場的雜貨舖裏去買鹽。可是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巴舒加·布加舒金在磨坊上看到了我。他想狠狠打我一頓。」

薇娜瞧着他，這真是不得了啦。

難道蘇維埃國土上沒有法律了嗎？好端端上集體農場雜貨舖買鹽去的人，竟會無緣無故地遭到人家攻打。

「和我們一起走，森加！」薇娜說道：「不要怕他，我們也是上那兒去的，讓我們保護你。」

我們三個人就出發穿過那柳樹叢。

「喏，那裏就是巴舒加。」森加說着就躲到後面去。

在我們的面前就是磨坊。一輛貨車停在傍邊。在車子下面躺着一隻毛茸茸的小狗，頸上掛着銅牌。

那隻小狗的一隻眼睛閉着，另一隻眼睛却張得大大地，在監視着那沙地上忙碌地啄食着麥子的雀子。在雀子傍邊赤膊的巴舒加正坐在地上啃胡瓜。

巴舒加對我們的到來毫不吃驚。他把吃剩的胡瓜丟給那隻小狗，對什麼人也不看一眼地說道：

「浪蕩！那兇惡的法西斯蒂，小白軍森加來啦，等着瞧我底顏色，你這倒霉的法西斯蒂，我正要與你算清賬哩！」

巴舒加很熟練地向沙地上唾了一口，那口痰吐得很遠。於是，那

隻一聽到這幾句話的毛茸茸的小狗，尖聲吠叫起來。受驚的雀子亂轟轟地飛到樹上，我與薇娜走近了他。

「等一等，巴舒加，」我說：「也許你弄錯了。他既不是法西斯蒂，也不是小白軍，他只是森加自己。他是住在那門前種蕃茄的屋子的隔壁的。那塊蕃茄田就是豬常常要闖進去的……」

「橫豎都一樣，總之他是一個小白軍。」巴舒加堅持道：「假使你們不相信，我可以把事情的底細完全告訴你們。只要你們願意聽。」

自然啦，我與薇娜是非常願意聽清楚事情的始末的。我們就在巴舒加對面的一段木頭上坐下來。那毛茸茸的小狗「浪蕩」躺在我們腳旁的青草上。可是森加不肯坐下來，他跑到貨車後面憤怒地叫道：

「好的，把全部事情告訴他們。把人家怎樣打痛我的頭也告訴他

們。你以為沒有打痛麼？你自己倒試試看？」

「德國有一個市鎮，」巴舒加平靜地開始道：「叫做德勒士頓。一個猶太工人脫離了法西斯蒂，從那鎮上逃出來。他逃到了我們這兒。跟着他的還有一個小女孩叫裴莎。那工人就在那磨坊裏做工。小裴莎就常和我們在一塊兒玩耍。但現在她不在這兒，她剛剛上那裏林子邊去買牛奶。前天我們在一起玩棍球——裴莎，還有車子後面的那個傢伙——森加，我與別一個男孩子。裴莎的棍球打出去，恰巧打在森加の後腦瓜上……」

「不，剛剛打在頭頂！」森加在車子後面叫道：「我眼前迸出星星來啦，她却不住的笑哩！」

巴舒加繼續說道：「就算如此，她把球打在森加這傢伙的頭頂上，起初森加想打她，可是漸漸地他軟化下來了。他摘了片牛蒡葉貼



在頭上，又重新開始打球。但那時，他就想欺騙別人啦。他站得離木柱很近，一下子就用水擊中了木柱。」

「你說謊！」森加從貨車後跳出來叫道：「是你自己的小狗，『浪蕩』，是牠用鼻子把這球推到木柱傍的。却反而來說我不好！」

「你不是在和小狗『浪蕩』玩球，你是在與我們玩呀。你可以把球放回原處的呀。於是，他把這個球投了出去。可是裴莎却一棍把那球打到遠遠的蕁麻叢裏去了。不料森加忽然生氣地爬上圍柵向她喊叫起來：『你這呆子，你這小雜種，滾回到你們德國去！』裴莎知道俄語的『呆子』，却不懂什麼叫『雜種』，因此她問我道：『雜種是什麼意思呀？』我不情願告訴她。只是叫森加趕快閉口。不料他反而惡意地愈喊愈響。我就跳過圍柵去追他。他躲到樹叢中去了。當我回來時，裴莎的球棍已丟在草地上。她自己却坐在木料堆的後面去了。

我喊她，她不答應。我走上前去，才發覺她在那兒哭哩。她一定猜出那話的意思啦。我拾起了一塊石子放到衣袋裏去。『等着瞧，森加，你這壞傢伙，』我想：『這兒不是德國，我們得把你的法西斯主義清算個明白。』」

薇娜和我瞧着森加。還是這麼一回事。「好兄弟，」我們想道：「這事再卑鄙也沒有了。我們聽也聽不下去啦。我們還當你是好人保護你哩！」

我剛想這樣告訴他時，水磨的輪子突然啞地活動起來了。水開始衝着輪子，一隻渾身染着麵粉的吃驚的貓，突然從窗子裏跳出來落到小狗『浪蕩』的背上。快要睡去的『浪蕩』光叫了一聲跳了起來。那貓連忙爬上了樹，把樹上的雀子都趕到磨坊的屋頂上去。那隻拉貨車的馬也吃了一驚抬起頭來，把車子拉得格吱吱發響。剛在那時，

一個頭髮亂蓬蓬的老頭子，被麵粉染得灰白，從棚架下探出頭來。見森加從貨車後跳開去，就舉起一根長長的馬鞭威嚇着他。

「嗨，你——留心些，我要給你一頓結實的點心吃。」

薇娜噗哧地笑出來了。但接着她又覺得森加很可憐：因為每個人都想要揍他。

「爸，」她說道：「也許他不是法西斯蒂也不一定，也許他只是個大傻瓜。」她憐惜地看着森加的臉。

可是森加憤怒地吐着氣，搖搖頭。他打了幾個噴嚏，張開嘴巴想說些什麼。可是他能說些甚麼呢？他是實實在在地做了虧心事，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巴舒加的小狗剛停止對樹上的貓吠叫。忽然又向田野那面轉過頭去尖尖地豎起了牠的耳朵。

樹林後傳來了一聲來復鎗響。接着又是一響。然後劈拍的鎗聲愈來愈密。

「開火了！」巴舒加喊道。

「開火了！」我跟着叫道。「這是來復鎗聲，還夾着機關鎗聲哩——聽到嗎？」

「但是誰跟誰開火了？」薇娜顫聲問道：「難道又有一個新的戰爭了嗎？」

巴舒加跳起來向樹林裏跑去。小狗『浪蕩』跟在他後面。我抱起了薇娜也跟着跑去。

我們還沒有跑到中途，忽然聽到後面有人喊我們。回頭一看：森加逕向我們跑過來。他跳過小溝與土墩，二手在頭上揮舞着，想引起我們的注意。

「活像一隻山羊，」巴舒加喃喃道：「那傻瓜拿在手裏舞着的是什麼？」

「他不是一個傻瓜，他將我的鞋子拿來了。」薇娜高聲地叫道：「我把鞋子忘掉在木材堆裏了。現在他把它們拿來送還給我，你一定得和他講和，巴舒加！」

巴舒加却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停下來等着森加把薇娜的褐色的鞋子送來。於是，我們有了四個人，連小狗一共五個。穿過小林子走去。

當我們離開小林子的邊沿時，我們看見了一片長滿了矮樹叢的起伏地。在一條小溪傍邊，一隻掛着鈴鐺的山羊拴在一個木樁上。牠一面吃着草，一面頭上的鈴鐺在叮叮鐺鐺地發響。一隻孤獨的鶴鷹在空中盤旋，此外就什麼活的東西都看不到了。

「戰爭在那兒？」薇娜不耐煩地問道。

「讓我望一下，」巴舒加說着就爬上了了一個樹樁。

他在樹樁上停了許久。迎着陽光，用手遮着眼睛。可是誰知道他在那兒看到了些甚麼。薇娜一會兒就不耐煩再等候了。她走到高高的草叢中去，準備自己去看個究竟。

「草長得太高，我却太矮啦！」她豎起脚尖抱怨道：「什麼都不見！」

「留心你的脚下，不然你會絆上電綫跌交啦。」忽然從頭上傳來了一個粗啞的聲音。

巴舒加嚇得險些從樹樁上摔下來。森加也嚇得跳在一傍。薇娜慌忙衝到我這兒，緊緊地抓住了我的手。

我們退後去，大家抬起頭來，在一枝大樹綿密的樹葉中，我們看

到了一個紅軍。

一枝來復鎗懸掛在他身邊的樹枝上，那紅軍一手拿着電話筒，一面用一個耀眼的黑色的望遠鏡，觀察着前面的曠野。我們還來不及說話，在遠處已起了一聲炮響。大地也震動了，一陣黑煙在遠處昇起。

那隻山羊發狂似地拉着繩子，牠掙斷了它逃走了，鶴鷹也急急地拍了拍翅膀鑽到半空中，然後飛向遠方去了。

「法西斯蒂在進攻了！」巴舒加看着森加喊道：「看我們的大炮多厲害！」

「法西斯蒂在進攻了！」不知道那兒來的一個嘶啞的聲音應和着他。我們這才注意到：有一個頭髮灰白的老頭子正站在一叢矮樹後面。

他是一個闊肩膀的大鬍子。拿了一根很重的有節的棒。一只毛絨絨的大狗，在他身傍向巴舒加的小狗『浪蕩』露着牙齒，『浪蕩』早已嚇得在三腿間夾起了尾巴。

那老頭子舉起一頂闊邊的草帽，先向薇娜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又向我們鞠躬。他把棒丟在草叢裏，在懷裏摸出一根彎曲的煙管來裝煙。

他費了許多時才點燃了它。不時用大拇指捺着煙草，或者用一枚鐵釘扒弄着好像在扒着火爐裏的灰一般。

最後他滿意了。這才開始嘆呼嘆呼地猛抽起來。那煙味這樣辛辣，竟使樹上的紅軍打了一個噴嚏，而且咳嗽起來。大炮又響了，忽然那一無所有的曠野活起來了：紅軍的兵士，一個接一個地從溝裏，草叢裏，土墩與矮林的後面，跳了出來。他們的手中端着上着明晃晃



的刺刀的來復鎗。

他們奔跑着跳躍着。忽然臥到在地上，轉眼之間又跳了起來。他們的行列一會兒凹進去，一會兒凸出來。他們放着鎗喊着，像雪崩也似地挺起刺刀衝鋒。直攻到被沙塵與煙霧籠罩着的邱崗頂上去。然後靜寂統治了一切。一個信號兵——從我們這兒看來小得像玩偶一樣——站在那邱崗頂上揮着旗子，軍號響起來了，表示戰事已經完結。那樹上的觀察兵開始爬下樹，他笨重的軍靴踏着極枝發響。他下來拍拍薇娜的頭，在她手心裏放上三顆橡子。然後一面捲着電線一面跑去。

紅軍打完了野操。

「看到了嗎？」巴舒加挑戰地問着森加，一面用肘灣搗着森加的肋骨，「還說棍球打痛頭頂哩。炮彈打來，你這法西斯蒂的頭會飛走

的……」

「我聽到了什麼？」大鬍子的老頭兒走近我們問道：「我已六十多歲了。可是似乎我的見識還不够廣。我還不懂得你們說的話。瞧，那面山脚下就是我們的『黎明』集體農場。周圍都是我們的田地：燕麥、大麥、蕎麥、小麥……：那面河邊是我們的新磨坊，還有那樹林邊巨大的養蜂房，也屬於我們的。我是這兒農莊的巡查隊長。我一生會看到各色各樣的混蛋與流氓——連偷馬賊也捉到過——可是我從來未曾在我看守的土地上，發現過一個法西斯蒂。不，從來不會有過的。上這兒來，森加，你這小流氓，讓我仔細看看你的相貌。像不像法西斯蒂。但是，慢來，慢來。你先得停止流鼻涕，抹淨你底鼻子，否則我瞧也瞧不清楚呀。」

· 這個滑稽的老頭子，從容地說完了這些話。然後從他毛絨絨的長

眉下，奇怪地對眼睛睜得圓圓的森加看了一眼。

「這不是真的；」森加用一種受辱的聲音喊道。

「我不是法西斯蒂，我是澈頭澈尾的蘇維埃孩子。裴莎早已不再恨我啦。她昨天還咬去了我半個蘋果哩。都是這個巴舒加，他發動所有的孩子來反對我。他對搶去我彈簧的事却一些也不提起；假使我是法西斯蒂，那麼我底彈簧也是法西斯蒂啦。可是他將彈簧拿去替他的小狗做了項圈啦。我想與他講和。他却說：『先讓我揍一頓，再講和。』」

「你們必須講和，不能再打架。」薇娜很有信心地說道：「你們得舉起手，曲起指頭（註二）向地上唾一口然後說：『一切的爭吵都死去，我們今天來講和。』現在你們二個曲起手指來呀。但是你，巡查隊長同志，叫你兇惡的大狗不要對小狗『浪蕩』露牙齒。」

「回來，雷克斯，」農莊的巡查隊長命令道：「躺下，不要傷害我們的朋友。」

「啊，原來就是牠，那末牠就是長毛尖齒的巨人雷克斯啦。」  
薇娜默默地站了一會兒，躊躇不決地向大狗移動着雙腳。

「我也是你的朋友，你不能傷害朋友的。」她用手指向那大狗搖搖。

雷克斯側着頭瞧着她。牠看見薇娜的眼睛是明亮的，手上散發着野花和青草的氣味：所以牠就向她笑了，而且還不斷地搖起尾巴來。

森加與巴舒加都妬忌了。他們也走近那大狗說道：

「我們也是你的朋友，你不能傷害朋友的。」雷克斯懷疑地向她們嗅着。也許是牠嗅到了這二個狡猾的男孩子身上，有着集體農莊菜園裏葫蘿蔔的味道啦。可是剛在那時候，一隻頑皮的小馬，踢着後

蹄揚着灰塵逃過去。雷克斯在對男孩們下決心之前，先打了噴嚏。牠沒有去咬他們，可是他搖尾巴也不讓他們去撫弄牠。

「我們得走了，」我說：「太陽掛得高高的，不久就將中午了。天多熱啊。」

「再會吧，各位同志。」薇娜唱道：「我們又要走向很遠很遠的地方。」

「再會，」那已講了和重新做了朋友的二個孩子也唱道：「當你從那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請到我們家裏來玩耍。」

「再會，」看守農莊的老頭子也笑咪咪地道：「我不知道你們上那兒去，也不知道你們去幹甚麼。可是我能告訴你們：那最壞的很遠很遠的去處，是河邊的老墓園。那得向左走。那最好的很遠很遠的去處，是湖那面的大松林，那得向右走；經過草地與石礦，穿過小林

子，再繞過一個沼澤就到啦。那大松樹裏有很多的蘑菇，野花和野梅子。那邊有一個湖；湖傍有一所小屋子，我的女兒佛侖梯娜與她的兒子費多爾就住在那裏。你們到那兒請替我問候她們。」

那個古怪的老頭子拿起草帽，向大狗打了個唿哨。他滿滿地吸了口煙，向一塊黃色的碗豆田走去。在他的後面留下一團團濃密的煙。

薇娜瞧着我，我也瞧着她。誰高興上那荒涼的老墓園去？我們攙了手向右面走去。到那最好的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們經過草地，到開着石礦的許多礦穴邊。

我們看到許多工人從漆黑的洞穴中掘出雪白的礦石來。小車的輪子吱吱叫着。礦石一車又一車地裝滿後開過去。雪白的礦石在那面愈堆愈高了。似乎，各種各樣的石頭都是從地下掘出來的。

薇娜想去看看地下有着什麼東西。她躺到了一個礦穴邊，向下面

瞧了很久很久。當我最後拉着她的二腿，扶起了她時，她告訴我說：起先什麼也看不見，只是一團漆黑。然後她看見一個漆黑的大海。裏面好像有東西在轟隆轟隆發響——大約是生着二條尾巴的大鯊魚：一條尾巴生在肚子那兒，一條尾巴生在背上。她還看見一條生着三百二十條腿的毒龍。頭上有一隻金色的眼睛，牠躺在那兒怒吼哩……

我狡黠地看了她一眼。問她是否還看到裝着二個大煙囪的船，一隻灰黃色的猴子棲在樹上，一隻北極熊在冰山上……

薇娜想了一想。她說自然也看到這些東西的。

我用手指向她指着。問她是不是真的看到而不是說謊？她嗤嗤的笑了起來，撒腿就跑。

走呀走的，我們不時地停下來休息和採摘野花。當我們厭倦了這些花束，就把它們丟在路上。

迎面來了一輛貨車，上面坐着一個老婆婆。我把一束野花冷不防地丟到她的懷裏。她吃了一驚，拿起拳頭威嚇着我們。但一見是一束花，立刻笑着向我們丟過來三個很大的胡瓜。

我們連忙拾起胡瓜揩乾淨了，塞到背包裏去。然後又繼續趕路。一會兒，我們走到一個莊上，那兒的人們種着蕃薯、白菜與甜菜。一天到晚在田地裏耕啦，播啦……而且還在菜樹園與菜園裏勞動。

莊子後面是一個墓地：綠色的坟墩，裏面長眠着勞動人民，他們在那裏休息啦。

經過一顆被雷劈過的樹。

又碰到一大羣馬。牠們是這樣的高大，差不多每一隻都可以充作布喬尼元帥（註三）的坐騎哩。



忽然，天黑下來了。我們着急起來。黑雲從四面爬上來。它們環繞着太陽然後吞沒了她。可是太陽仍舊倔強地照耀着。她的光先從一個隙縫裏鑽出來，又從另一個隙縫裏整個兒照了出來。終於太陽從雲層的重圍裏殺了出來。她比以前更暖熱更光亮地照耀着整個大地。

我們那木頂的灰色的小屋，遠遠地留在後面去了。

瑪柳霞一定已回來了，她一定在各處找着我們。可是我們却不在那兒了。她現在只好坐在家裏等我們啦，我們的笨瑪柳霞。

「爸爸，」薇娜終於疲乏了。「坐——坐——坐下來，囡囡要吃東西啦。」

我們向四面一望，發現那邊林子傍有一塊很好的草地。野栗樹茂盛的枝葉在沙沙地發響，好像在歡迎我們。一枝小小的銀樅樹挺起它的尖頂指着天空。無數芳芬的花朵，開得比五月大遊行時的旗子還要

絢爛美麗——藍的，紅的，紫的，黃的，藍寶石般的，東一球西一簇地，靜靜的繞着繞着那枝銀樅樹開放着。

連小鳥兒也不敢在那兒啾唧——因爲太靜啦。

「坐下來，薇娜，你看守着背包，我去池邊舀水。不要害怕，這兒沒有野獸，只有長耳朵的兔子。」

「我不怕兔子，一千隻兔子我也不怕。」薇娜勇敢地回答道：

「可是，爸爸，早些回來。」

到小池去有好些路。我回來時很擔心薇娜會哭。

但是薇娜却並沒有害怕。非但沒有哭，而且還在唱歌哩。

我躲在一叢矮樹後面去窺看着，我底小小的，胖胖的面孔紅得像

蘋果般的薇娜，正站在一株與她肩膀一樣高的一枝野花面前；她信口唱着她自己編出來的歌。

「嗨，嗨，

我們沒有打碎藍杯！

不，不，

我們沒有拔過田裏的紅蘿蔔。

不用費心，巡查的老伯伯，

我沒有拔，

爸爸沒有拔，

拔紅蘿蔔的是森加。

嗨，嗨，

那邊來了打野操的紅軍。

轟，轟，他們在那裏進攻。

白軍最最白，

紅軍最最紅，

蓬蓬，搭啦啦啦……

來了個敲鼓的小鼓手。

小鼓手，噹噹噹。

乘飛機，噹噹噹。

一飛飛到半空中。

我也是個小鼓手，站在這裏敲大鼓。

蓬蓬蓬，搭啦啦啦啦，蓬搭，蓬搭，蓬蓬蓬。」

那些花都靜靜地站在那兒聽着她唱。當她唱完了，就一齊點着它們美麗可愛的小頭。

「到這兒來，小鼓手。」我喊了起來，鑽出了矮樹叢。「我昏來了冰涼的池水，背包裏有紅紅的大蘋果，白白的軟麪包，還有黃黃的

油煎餅。都要請唱歌的小鼓手哩！」

薇娜微微脹紅了臉。她撒嬌地搖搖頭，眯縫起大眼睛，活像我底瑪柳霞。

「嗯，躲在後面偷聽人家，不怕難爲情！親愛的爸爸同志，羞也不羞！」

薇娜安靜下來了。

當我們吃東西時，一隻灰色的小鳥，飛來停在我們對面的樹枝上，啾啾地叫了起來。

這是一隻勇敢的小鳥。牠在我們對面的一條低低的樹枝上跳着，看見我們也不逃。

「我認得它，」薇娜確信地說道：「當媽媽和我在後園裏蕩鞦韆時，我看見它的。托——克——托！托——克——托——托！媽媽把鞦韆蕩

得很高很高。爸爸，爲什麼那隻小鳥跟了我們這麼遠？」

「不，不，」我說：「這是另外一隻，你弄錯了。薇娜，園裏那一隻尾巴上的羽毛少了幾根——被房東太太的獨眼的黑貓咬去的——這一隻却比那面一隻長得肥，叫聲也不同呢。」

「不，就是這一只！」薇娜固執地道：「我認得它，它一路跟着我們來的。」

「嗨，嗨，」我用一種傷心的低音唱道：「我們沒有打碎藍杯。所以我們要遠遠地走開去，走開去，永遠不復回！」

那灰色的小鳥也憤怒地啾啾叫着，替我們抱不平。周圍的千百朵的野花默默地低着頭，薇娜皺起了眉毛。

「你的聲音不對，」她尖銳地批評道：「人家唱歌不是這樣的，你唱得像一隻老熊在吼叫！」

我不禁大笑。大家站起來拍拍背包離開了草地。呵，在那面小山脚下，一條藍色的小河，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我們多幸福啊。

我們走過了一片潮溼的草地。

一會兒，我們就遇到了一大片綿密的草叢和矮樹叢，那就是沼澤。可是我們不願回頭，我決定抱着薇娜推開草叢向前走去。可是愈向前，沼澤裏的草叢與矮樹就愈密。

我們繞着圈子。一會兒向這面，一會兒向那面，踏着碎木片與枯枝，在泥墩上跳來跳去。不久，我們的身上已經濕透，而且濺滿了一身泥漿。但我們還是走不出去。

忽然，在那些矮樹叢與澤草的後面，傳來了牛羣的哞嗷聲。看牛的牧人用鞭子啪啪地在鞭打。狗嗅到了我們，在憤怒地吠叫。可是我們面前却還是紅色的澤水和散發着霉味的矮樹叢與澤草。

薇娜生着雀斑的臉孔在發愁。她一次又一次地回頭看我。默默地責備着我。好像在問：「怎麼啦，爸爸？」又好像在說：「你還算是又高大又強壯的大人哩！現在你瞧，却發生了這樣的事！」

「你站在這兒，不要動。」我說。一面把她放在一塊乾燥的泥墩上。

我涉着水鑽到綿密的矮樹叢中去。後面是綠色的沼澤的泥漿，和繁茂地盛開着的只有沼澤裏才有的白色的花朵。

我折了回來。薇娜已不在那兒了。她正戰戰兢兢地涉着水，一面用手拉着傍邊的樹枝。

「站到老地方去。」我喊道。

薇娜停下來了，她的眼睛很快地睜動着，嘴唇在發抖。「爲什麼你這樣大聲地向我叫喊？」她柔聲說道：「我赤着腳。那面有一只大



眼睛的青蛙，我很害怕。」

我不禁替薇娜難過起來。原來她爲了我遭到了困難。

「這兒，拿住這根樹枝。」我向她說：「打走那骯髒的青蛙！現在，站着，我立刻就回來。」

我又回到矮樹後面。不禁對自己大發脾氣。這到底算什麼沼澤？難道這塊小小的沼澤，會比偉大的聶泊河的激流還寬？還是能比我們在那裏打敗烏蘭格爾將軍（註四）的阿卡都加黑沼澤更大？

我在矮樹叢之間的泥墩上跳着前進。我跨了一步，撲通，水齊了我的腰。再跨了一步，一枝枯了的折斷了的槐樹底腐朽的樹幹倒在泥漿裏。我有了踏足的地方。然後再在泥漿中涉了一步，終於到了乾地上啦。那裏滿生着蘆葦。

我撥開了蘆葦，碰到了一隻山羊。因爲我突然出現，嚇得牠跳了

起來。

喂，薇娜，我喊道：「你在那兒嗎？」

「噢，」傳來了一聲細小的傷心的回答，「我在這——兒。」

最後我們到達了河岸邊。我們洗清了泥漿。又擰乾了衣服，放在異熱的沙地上晒着。接着我就跳下河水裏去游泳。

魚都驚散到河底去了。我們笑着拍着水。水花像噴泉似地濺得很高。

我瞧見了一隻黑鬚鬚的老蝦公，我把它從水底下的石縫裏拉了出來。它轉動着它的圓眼睛，驚恐地彈着跳着。自然啦，它從來沒有碰着過這樣炎熱的太陽，也沒有看到過這樣一個臉紅得像蘋果一般的小女孩的。

忽然，它舉起二根長長的鉗子，惡毒地夾住了薇娜的小手指。

「啊喲，」薇娜尖叫了一聲，把它丟到河裏游着的鵝羣中間去。愚笨而肥胖的鵝兒們都驚散了。

然後，一只老灰鵝，浮近了這隻蝦。牠曾看到過許多比這蝦更奇怪的東西哩。牠側着頭，用一隻眼睛打量着這隻蝦。然後，嚥——蝦被牠吞下肚裏去了。

在河裏洗了個痛快之後，我們坐在太陽下晒乾了身子。又穿起衣服繼續走去。

一路上我們又碰到了許多東西：人啦，馬啦，車子啦，機器啦：還碰到一只灰色的刺蝟。我們捉住了牠，一路帶着。但是一會兒牠的尖刺就戳痛了我的手指。我慌忙地把牠丟到一條小溪中。

那刺蝟在水裏噴着鼻子，直游到對岸。牠一定在想：「現在叫我怎麼找得到我底洞呢？」

終於，我們到了湖邊。

在這兒，我們已走完了「曉光」集體農莊，再前面便是「紅霞」集體農莊的土地了。

湖邊有一所木屋。我們立刻猜到：這就是巡查農莊的老頭子底女兒佛侖娣娜與外孫費多爾的家。

我們走近了籬笆。一排排的向日葵像哨兵般保衛着屋子。

佛侖娣娜正站在門廊上向園子裏看。她生得很高大，活像她那巡查農莊的老爸爸。

她那藍布外套上的領子敞開着。一手拿着拖帶，一手拿着抹布。

「費多爾，你這頑皮的小鬼蛋！」她嚴厲地喊道：「你把灰罐子弄到那兒去了？」

「喏，在那邊。」一個孩子的聲音認真地答應着。在覆盆子叢下

面，頭髮淡黃的費多爾用手指着一個污水潭。塞滿了樹枝與草的灰罐子在那上面浮着。

「篩子又藏到那兒去了？小鬼蛋！」

「在那面，」費爾多又認真地答應着。他指着那上面用石頭壓着的篩子，下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蠕動。

「等着瞧，小強盜。回頭上屋裏來，我非得用抹布抽你一頓不可。」佛侖娣娜高聲恫嚇着。可是忽然她瞧見了我們，連忙整好了裙子。

「哈囉，」我說：「老爸爸叫我們問候你們。」

「謝謝你們，」她答道：「請上園裏隨便休息一會。」

我們經過園門。在一枝纍纍紅熟的蘋果樹下躺下來。又短又胖的費多爾，身上除一件布衫外什麼也沒有，他那濺滿泥漿的褲子，丟在

傍邊的草地上。

「我在吃覆盆子哩。」他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們：「我已經吃完二棵樹的覆盆子，現在我吃第三棵了。」

「吃吧，」我說：「只是當心肚子不要炸裂了。」

費多爾停下來了。用拳頭敲敲肚子。他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提起褲子走進屋內去。

我們靜靜地躺了好久。我以爲薇娜一定睡着了。可是當我轉過臉來時，她却並沒有睡着。她正屏着氣在看一只銀色的蝴蝶。它在她粉紅色的外衣的衣袖上爬着。

忽然空中隆隆震響，一架光閃閃的飛機掠過了蘋果樹頂。

薇娜吃了一驚。銀色的蝴蝶也鼓着翅膀飛走。一只公鷄嚇得從籬笆上飛下來。受驚的穴鳥，哇哇哇叫着，像許多斑點撒向半空。然後

一切又歸於靜寂。

「這是昨天來的那個飛機師。」薇娜把小嘴向上一噘。

「爲什麼剛巧會是他？」我抬起頭來問她。「也許是別一個人。」「不，一定是他。我聽見他告訴媽咪的。他第二天就要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那時我正在咬一個很紅的大蕃茄。媽咪說：『那麼再會了。順風，順風，祝你幸福。』」

於是薇娜又爬到我的肚子上。

「爸爸，」她說：「告訴我媽咪的事。好比，我還沒有生出來以前，事情又是怎麼樣的呢？」

「事情是怎樣的？還不是與現在一樣。太陽下山後接着來的就是黑夜。太陽出來，又是白天。然後又是黑夜，又是……。」

「你說上一百天好啦。」薇娜不耐煩地打斷了我。「告訴我，那

時發生些什麼事情，你什麼都知道却故意裝呆子！」

「好的，讓我告訴你。但你得先爬下我的肚子。不然，肚子壓得太重了，怎麼叫我講得出話來。現在，聽着。

「我們的瑪柳霞那時還只十七歲。白軍佔領了她住的市鎮。他們把她的爸爸關在牢獄裏。她的媽媽又早已死了，所以瑪柳霞變成一個孤兒啦。」

「啊，我替她多難過啊！」薇娜說道。她格外靠近了我。「快快說下去。」

「瑪柳霞披上她的肩巾，跑到街上。她看見白軍把許多工人與女工提到牢獄裏去。那些富人，自然囉，看見白軍到來非常高興。他們在晚上點起了燈，奏起音樂大開跳舞會。瑪柳霞沒有地方可以去，也沒有可以去訴說自己不幸的親人。」



「啊啊，我非常替她難過。」薇娜又嘟起小嘴道：「爸爸，」她不耐煩地叫道：「講得快些，告訴我那時紅軍在什麼地方？」

「我們的瑪柳霞離開了那市鎮。月亮高高照着。野外刮着風。她不久就走在那廣闊的草原上。」

「草原上有狼嗎？」

「不，沒有狼，狼害怕鎗聲，都躲到樹林子裏去了。於是瑪柳霞自己商量道：『我要穿過草原，到貝爾戈洛特城去。伏洛希羅夫（註五）的紅軍在那兒。人家說他是一個勇敢的好人。假使我請求他，他一定能幫助我的。』」

「但是我們的笨瑪柳霞却不知道：紅軍從來不會等人家來請。他們總是自動去找白軍打。那時我們紅軍的先鋒隊，已穿過了這個草原。他們離開瑪柳霞站的地方已很近很近。每個人的來復鎗裝滿了子

彈——五顆。每架機關鎗——二百四十顆。」

「那時，我是一個偵察兵。我騎着馬往前跑。忽然遠處一個黑影一閃，躲到一個泥墩後面去了。啊呀，我正想去搜尋敵人，這一定是一個白軍偵探。好吧，瞧我的顏色。」

「我使勁刺着馬飛也似地跑到泥墩那兒。原來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她在月光下站着，她的臉雖然背着月光看不清楚，但我却能看出她被風吹拂着的長髮。」

「我跳下馬，握着手鎗，防備着。一面問道：『你是誰？半夜裏，爲什麼獨個兒在草原上跑？』」

「月亮很圓很大。那女孩子瞧見了我皮帽上的紅星。她跑上來一把吊住我的頭頸，非常傷心地哭泣起來了。」

「這就是我怎樣碰到瑪柳霞的經過。」

「那天晚上，我們就把白軍從那市鎮上趕走。我們打開了牢門把工人們都放了出來。」

「然後，在追趕敵人時，一顆流彈竟打中了我的胸部。我被抬到醫院裏去。我的肩膀也傷得很厲害——因為當我從馬上跌下來時，剛巧撞在一塊石頭上。」

「隊長跑來看我。『再會，』他說，『我們去追白軍，同志們叫我送來一些煙草與捲煙紙，希望你好好休養，而且趕快好起來。』」

「一天過去了，到了黃昏。我的胸部與肩膀都很痛。我感到非常寂寞難受。沒有同志們在一起，親愛的薇娜，是非常無聊的。」

「忽然，房門開了。瑪柳霞蹣跚着脚尖溜了進來。我高聲地叫喊起來了——我多高興看到她啊！」

「瑪柳霞坐到我的床沿上，她將手放在我發燒的前額上說道：

「我找了你一整天啦，受傷得怎麼樣，親愛的？」

「『沒有什麼，瑪柳霞，』我回答道：『你自己爲什麼這樣蒼白？』『你睡吧，』瑪柳霞說道：『好好睡着了。我在這兒陪着你，我和你在一起。』」

「這就是我第一次與瑪柳霞碰面。從那次起，我們就永遠在一塊了。」

「爸爸，」薇娜的聲音在發抖，「我們不是永遠不回家吧？媽咪非常愛我們，我們只能再玩一會兒，然後讓我們回家，這樣好嗎？」

「你怎麼知道她愛我們？也許她愛囡囡，可是她不愛我。」

「呵，說謊！」薇娜搖搖頭。「昨夜我醒來時，看見媽咪將書丟在一邊，好久好久地看着你。」

「那又有什麼。她對窗外也看，對每個人都看。她生着眼睛，就

是爲了看東西的呀。」

「啊，不，不！」薇娜毫不懷疑地抗議道：「當你向窗外看時，是完全不同的；那是這樣的……」

薇娜豎起她淡淡的眉毛，側着頭，閉着嘴唇，做出毫不關心的神情，看那在傍邊昂頭闊步走着的公鷄。

「可是當你看心愛的人時，是這樣的……」

薇娜的藍眼睛閃耀着奪目的光彩。她長長的睫毛在微微地顫動。於是活像瑪柳霞底可愛與多情的注視便落在我的臉上。

「啊，你這小精靈！」我喊道，用雙手把她舉了起來。「但是昨天你弄翻我的墨水瓶時，你的眼睛又是怎樣看的呢？」

「因爲你把我趕了出去呀！不論是誰，被人家趕出去時，總是要發怒的。」

我們委實沒有敲碎過藍杯子。也許瑪柳霞自己敲碎了它。但是現在我們已經饒恕了她。有時候一個人常常會覺得別人可惡的；薇娜有一次以爲我很可惡；難道有時我沒有以爲瑪柳霞很可惡嗎？

我們跑到佛侖娣娜那兒，問她上我家去有沒有最短的捷徑。

「我的男人就要趕車子上車站去。」佛侖娣娜說：「他可以帶你們到老磨坊傍邊。從那裏，到你們家裏就不遠了。」

當我回到菜園去時，薇娜臉漲得通紅地向我跑來。

「爸爸，」她神祕地叫我蹲下去，在我的耳邊輕輕說道：「你瞧，費多爾從覆盆子叢下面爬了出來，他正在偷我們背包中的餅乾吃哩！」

我們走向蘋果樹下。狡猾的費多爾一見我們的影子，早已躲到籬笆傍牛蒡叢中去了。

「費多爾，」我叫道，「不要怕，快出來！」

牛蒡的頂搖了幾搖。顯然費多爾慌慌忙忙地想從那兒逃走。

「費多爾，」我又叫道：「到這兒來呀。我把餅乾都送給你吃。」牛蒡停止了搖動。立刻從那裏發出一陣喘息的聲音。

「我站在這兒不能動。」傳來費多爾憤怒的聲音：「我光着屁股，這兒都是刺……」

於是像一個巨人跨過森林一般，我跳到牛蒡叢中抱起了認真的費多爾，把他救至草地上。然後我們把背包裏的食物都倒在他的前面。

費多爾不慌不忙地拉起衣裾，把餅乾一股腦兒放了進去。然後他也不說一聲謝謝你，撒腿就跑到那菜園的角子上去。

「天啊，他多驕傲啊。」薇娜不以爲然地批評道：「褲子脫得光光的，還得意洋洋地像個大人物哩。」

一輛雙馬貨車在屋傍停下。佛侖娣娜從門廊上跑下來。

「這就是我男人的車子。馬很好，一會兒就可把你們載到老磨坊那面啦。」

費多爾又出現了。這次他穿上了褲子。他急忙地跑來，捉來一隻灰色的小貓。他用手揪着它的頸皮。那隻小貓常常被他這樣揪着走，已成了習慣，牠既不咪嗚呀嗚叫，也不掙扎一下；只是微微地扭動着牠那毛茸茸的小尾巴。

「這兒，」費多爾說，他把小貓塞到薇娜的懷裏。

「送給我嗎？」薇娜高興地叫道。一面瞧着我，她懷疑着是否能接受牠。

「你喜歡牠，就帶去好了。」佛侖娣娜說：「我們這兒多的是小貓。費多爾，怎麼你把餅乾藏在白菜畦裏？我在窗子裏瞧見你的……」



「讓我去把它們藏到更好的地方。」費多爾說。他搖搖擺擺地走開去，像一只莊重的小熊。

「他像老外公。」佛侖娣娜笑道：「簡直像個大人物，一共還只四歲哩！」

車子循着寬廣的大路跑去，天色已近了黃昏。農夫們做完了一天的工作，都回家來。他們雖然很疲乏，却都很快樂。

一輛集體農莊的貨車吱吱嚮着開進車間去。

田野裏傳來了嚮亮的軍號聲。

村子裏嚮起了晚鐘。

在林子後面，一個很大的火車頭，噴嗤，噴嗤地吐着蒸氣駛過來。

「輪子，你們快快轉動吧。」

列車，你們快快開動吧。

鐵軌很遠很遠地伸展着哩。」

快樂的薇娜，緊緊地抱着那只毛茸茸的小貓，對吱吱響着的車輪唱起歌來。

「哼，哼！

牠們成羣地來了。

頑皮的小老鼠，

拖着小小的尾巴，

轉動着黑沼沼的小眼睛，

在屋子裏到處爬。

爬進碗櫃裏，

他們一些也不怕。

嘩啦，啪！

藍漆漆的小杯子敲碎啦。

你能怪誰？

怪那一個都不對。

只有怪那牆洞裏的小老鼠；

敲碎藍杯子是牠們的罪。

小老鼠，你好啊！

我們回家啦。

瞧我的懷裏是什麼？

牠會在碟子裏舐牛奶，

牠會咪嗚咪嗚叫，

牠會蹦蹦跳跳。

你們還是藏起來的好。

快快鑽回洞裏去睡覺。

否則牠會捉住你，

把你撕成一片片：

撕成十片，

撕成廿片，

撕成幾百幾千幾萬片！」

車子在老磨坊前停了。我們跳了出來。

我們聽到巴舒加，森加，裴莎與別的孩子又在籬笆那面一起打棍球。

「不要騙我，」森加向裴莎喊道：「你說過該輪到我，怎麼你又搶先打了球？」

「又有人在搶先打球啦！」薇娜說：「我想他們又會吵起來的。」她嘆了口氣，又學着大人的口氣說道：

「唉，打棍球總是要爭吵的——叫你沒有辦法的。」

當我們快走近家裏時，不禁非常高興。再轉一個灣，爬過小邱就到家啦。

忽然，我們都站住了。我看着薇娜，薇娜看着我。大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們雖然望不見朽舊的籬笆與屋傍的門廊，可是我們可以望見我們的灰色的屋頂。在那裏，我們的美麗的風車，正快樂地迎着微風在轉動。

「媽咪自己也爬到屋頂上去啦！」薇娜尖叫道。她不耐煩地緊緊拉着我的手。

我們很快的爬上了小邱。

傍晚的太陽，把門廊染成了金黃色。我們的瑪柳霞穿着紅衣裳，拖着涼鞋，站在那兒。她在向我們微笑哩。

「笑呀笑，媽媽！」薇娜喊着跑向她。「我們已饒恕你啦。」瑪柳霞底棕色的眼睛溫柔地發着光。我們可以看出她已等候我們好久了。而且因為我們的回來，她正感到非常快活。

我們走到屋裏。我忿忿地踢開那藍杯的破片說道：

「不是我們，瑪柳霞，這是小老鼠闖的禍。我們沒有打碎過它，你也沒有打碎過它。」

黃昏來到了。天空裏昇起了月亮，閃耀着星星。

我們三個，走到後園，在紅熟的櫻桃樹下坐了很久。瑪柳霞就告訴我們，她今天看到的和做過的事。接着薇娜講了起來，不是瑪柳霞

送她上床，薇娜會把今天的事講到半夜哩。

「爸爸，現在你怎麼說？」狡猾的薇娜捧着那打盹的小貓，一面上屋裏去，一面問我。「我們的生活真是很悲慘的嗎？」

我和瑪柳霞一齊停在門口。

月亮昇高了，銀色的月光，傾瀉到我們的果園裏。

遠遠地，一列火車噴着蒸汽向北方駛去。

一隻夜航機轟然掠過頭頂，消失在雲層中。

生活，同志們，我們的生活再幸福也沒有了。

註一、巴拉卡是一種像月琴似的樂器。

註二、蘇聯兒童發誓時所常常採用的一種姿勢。

註三、布喬尼是蘇聯內戰時著名的騎兵大元帥。

註四、烏蘭格爾是蘇聯內戰時反革命的白黨將軍。

